

紅小說

18

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季節

陳輝龍

21篇心事型長短不同的小說

紅小說⑱

那些人，那些事，  
那些季節

陳輝龍

I247

C447

紅小說 ⑩

---

#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季節

陳輝龍／著

ISBN 957-13-0598-7

紅小說<sup>⑱</sup>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季節——21篇心事型長短不同的小說

作者——陳輝龍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二〇八和平西路三段200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主編——吳繼文

編輯——高桂萍

美術設計——翁翁·張士勇

校對——郭美玲·陳輝龍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

定價——新台幣一二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0598-7

紅小說 ⑩

---

#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季節

陳輝龍／著

ISBN 957-13-0598-7

#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季節

五 輕鬆年代(序) 郭 箏

七 意外的小型說法(前言) 陳粹龍

十八 第一部 那些人

二二 1 殺手的女兒

二七 2 退職了的超人父親

三七 3 七月的財閥

四一 4 「卡繆版」肺腑之言

四七 5 飛碟場事件

五二 第二部 那些事

五五 6 謠言

六一 7 電梯嘉年華

六七 8 恐龍同學們

七一 9 觀音座蓮

七三 10 某種牌電話答錄機

七五 11 夾竹桃

七七 12 某種牌電視遊樂器

七九 13 某種牌自動販賣機

八三 14 電流綿羊

八九 15 費滋傑羅式的人生觀

九三 16 舊照片

九九 17 夢醒之夢

一〇六 第三部 那些季節

一〇九 18 抒情版

一一三 19 暑假的向日葵

一四一 20 秋分

一四五 21 立冬隔一天的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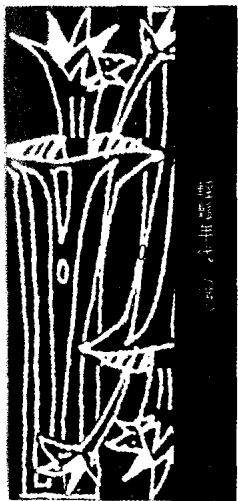
## 輕鬆年代（序）

郭 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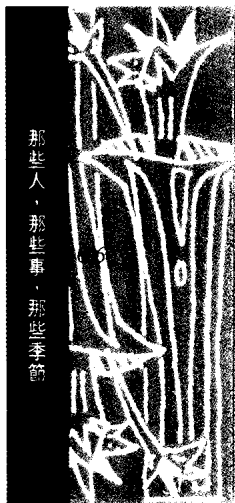
正如同劇烈轉變的台灣社會結構，現代小說的面貌也正在加速脫胎換骨之中。

年輕的血液奔騰激竄，無定向亦無座標，大台北東區流光閃爍，疊映著新人類不問明日的剪影。新式的文字有新式的魅力，迷幻的情懷裝點著迷幻的人生。

沒有什麼是嚴重的，更毋須負什麼神聖使命。







老一代的讀者或許會搖頭浩嘆，但世界依然朝它自己的方向走去。

陳輝龍便是一位如此如此的作家。他不但年輕，而且多才多藝，攝影、繪畫、美術樣樣都來。讀他的小說，你會發覺他輕鬆而不故作，幽默的創意時時閃現，就像坐在大都會雅輩們經常聚集的咖啡廳一角，啜飲著薰衣草一類驅趕跳蚤的法國香茶一樣。

輕鬆一下吧，暫時忘卻嚴肅的臉孔與凝重的人生——如果你並未躺在醫院裡的話。

## 《前言》

# 意外的小型說法

陳輝龍

今天，風和日麗，雲彩和空氣都發散著好聞的氣息。  
是個美好的禮拜天。

一早，我就把窗戶打開，把電話撥到答錄機的按鈕，把行動電話關掉，把傳真機的插頭拔掉，甚至，把書房的門鎖上。

所有所有的工作都暫停，因為，我必須要把這一篇叫做〈前言〉的正文寫好。





這一本書裡頭的若干篇小說，是寫了數年才「好不容易」寫完的，與其要說出它們之間連貫的意義，倒不如陳述它們擺在一塊的心情。

因為，從來我都無法為自己的創作說出些什麼嚴肅的道理或解釋些什麼「寫作中艱辛的過程」之類的話語……。

換句話說，傳統裡的「序」的寫法，著實是讓我很有些苦悶的。

我甚至常常想，如果書可以不要「序」不要「目錄」，是多麼棒的一件事啊！

就如同，如果寫小說，可以不必理會宣傳、評論、銷路、發行量……等等諸多瑣雜之事，那該是一件多麼單純的好事啊！

窗外，風和日麗的天氣裡的樹林前的廣場，可以看望到許多正在嘻耍玩樂的孩子，我停下正在書寫的手，想起了自己的少年時期。

那個在南部城市的日式平房中成長的狂歡少年期。

從來，一記憶起未入學前童年階段，總是覺得滿心喜悅、周身歡愉。那種可以無所事事，日夜自在的時光。

但是，等到進了小學開始，彷彿苦悶憂悒的種種也都開始紛





紛到來。

尤其是學校裡對孩子鑑定的標準，無非就是「優異的課業」或是「特殊的才藝」這兩類非常無聊的度量衡。

我的課業和才藝一向都是比「優」的稍壞一點的那種。

特別是「才藝」，至今我仍舊被往日的同學認為是很會「攪東攪西」的那種人。

會畫畫、會音樂、會演說、會玩……。

但我一直都覺得那真的只是「意外」而已，所謂「意外」，指得就是「意料之外」。好比畫畫，我從小就沒有特別像一些同學那樣，去參加學習班或被「名師」教導，只是依憑著一些自己

的方法來製造畫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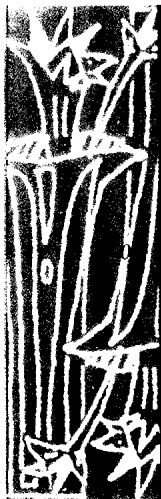
也就是如此這般的，被誤認為是有點才藝的同班同學。

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從小到大，在學校的作文分數都不高，也許是很多老師覺得我是故意「攪怪」吧。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按照所謂的「起、承、轉、合」來編排作文的順序……。

窗外，有些孩子也因為風的暫時休止，而把風箏逐漸的收拾起來……。

變成「小說作者」的這件事，常常給我一種奇異的心情。雖不至於說是莫名其妙，但至少是有點「離奇」的。

意外的小型說法（前言）





我從來就不是那種從少年就以「文藝人」自居的份子；也沒有得過任何的文學獎，甚至連參加也沒參加過。

更何況，至今出版過的書也從來沒有「暢銷」過，讀者大概也僅有兩千到三千名左右……。

所謂的「文壇」，和我也有著偌大的距離，另外，我也難得去參加什麼文藝聚會。

這樣的「作者」，無論在資歷、素養甚至身分上，可以說是極不稱職的。

「那，爲什麼還要繼續寫下去呢？……」

是啊，爲什麼還要寫，這經常是我對自己的疑問。

「爲什麼」這樣的問句，經常在我獨自一人的時刻，像做了迴音效果的聲音，不斷的拉長在心底腦海耳邊蕩漾著。

窗外，陽光推移到正中央的位置。

樹林前的廣場空無一人。孩子們大概都吃午飯去了。

遠方的山，因爲陽光的緣故，一層一層的非常朦朧模糊。

陽光太好，山色反而不清楚了。

正如同人生世事，太完好的佈局或完全按照計畫前進的過程，許多細節，反而朦朧、模糊。



意外的小型說去 (前言)



回想起第一篇小說，變成鉛字印刷在米黃色報紙上的心情，那時，真覺得「過癮」極了。所謂的那時，大概是十五、六歲的時候吧。

而第一次所謂的文字創作，被印在公眾媒體上的時候，是小學快畢業的時候，是一篇叫做〈平交道〉的詩，那大概也會是這一生唯一寫的一首詩吧，會寫詩然後又把詩投到報紙去發表的那時的動機，至今回想，其實是有點「不良」的；因為那徵文的單位（應該是聯合報）提供非常誘惑自己的獎金和獎品。

非常「不良」的動機，卻引發成一個「小說作者」的完成，這也許是一件「良」的意外吧。

